

谈天说地

马年说马

卢林洲

我初见马的身影,是在黑白抗战影片的奔腾镜头里;再识其名,则源于《三国演义》中那些响彻千古的骏马;而真正跃上马背,感受它呼吸与律动,是在内蒙古辽阔的草原上——那一刻,蹄声如心跳,我与马,终于相遇。

从此,敬重生根。

翻开历史的篇章,马始终与人类命运相连。硝烟弥漫时,它是冲锋陷阵的无畏战友;驿路迢迢处,它是穿越烽火

的忠诚信使;阡陌纵横间,它又是低头耕耘的沉默伙伴。

即便到了现代,在彰显人类体魄与意志的奥运赛场上,马依然占据一席之地。盛装舞步,如流动的雕塑;障碍跨越,似精准的飞翔。当掌声响起,光荣同样属于那些静默而高贵的伙伴。

马是温驯的草食家畜,身形俊朗,结构匀称。它四肢强健,耐寒暑,善长途,肺腑之间仿佛蕴藏着一片自由的原野。古人食其肉、衣其皮、饮其乳,而它留给世间最深的,却是那份忠诚而昂扬的精神意象。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则古老的寓言,早早为我揭示了祸福相倚的人生哲理。故乡亦有俗语道:“遇喜不狂,遇难不忧。”它让我学会以平和之心,面对生活的高低起伏。

韩愈在《马说》中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言常引人深思。千里马的价值,是否仅系于伯乐的一瞥?或许,真正的骏马,即便无人识得,也当在属于自己的原野上尽情奔驰——那本就是一种生命的完成。

马的身姿,早已烙印于艺术之中。景德镇的唐三彩马,姿态生动,釉彩流淌着大唐的气度;秦始皇陵的陶马,肃穆列阵,展现写实的威严;而甘肃武威的“马踏飞燕”,三足腾空,一蹄轻触飞鸟,将奔腾的诗意凝固为永恒的造型。在我生活的城市,也有画家龚凤鸣以马为题材,笔墨之间尽是“马到成功”的吉愿与豪情。

偶然查阅字典,惊觉“马”部之下,竟有六百余汉字,宛若一个自成体系的家族。骏、骠、骠、骠指良驹,骠、驹、驹、驹指性别年龄,更有数十字专述毛色。由此衍生的成语与词汇,早已融入汉语的血脉:

“龙马精神”,是昂扬向上的生命态度;“老马识途”,是时间积淀的智慧;“悬崖勒马”,是关键时刻的清醒;“马革裹尸”,是壮怀激烈的牺牲。而“青梅竹马”藏着纯真,“风马牛不相及”透着疏离,“万马奔腾”则绘出浩荡的时代图景——马,早已超越坐骑的身份,成为我们表达情感、阐述哲理的文化符号。

它从历史深处驰骋而来,穿过烽烟,越过阡陌,步入诗词、画卷与典章,最终驻留在民族精神的腹地。马之高贵,不仅在于它的忠诚与勇毅,更在于它始终与人类命运交织,成为我们拓荒前行、照见自身的一面明镜。

(作者单位:随州市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站)

诗词长廊

红船

后加升

怀揣朝圣的心情
一路向东
在南国水乡
在嘉兴南湖
在烟雨楼畔
那条凉篷船
斑驳而安详
仿佛历尽沧桑
刹那间
我止不住热泪盈眶

中华民族
曾是如此的
屈辱和迷茫

就是这条画舫
这条从历史深处
划来的小木船
点燃了华夏文明
绝处逢生的希望
她从这里起航
划向南昌井冈山
划过千山万水
重峦叠嶂
划向伟大复兴
世界中央

(作者系随州市博物馆文化考古工作者)

轻轻,一切都是轻轻

——记草店金家沟民宿

熊欣

金墙,黛瓦,朱门,小院
与浓浓淡抹的秋色,同居同眠
林木如诗,环抱着梦的边缘
晨曦穿透薄雾
把宿林的鸟儿叫醒
轻霜,悄无声息的落下
不惊扰这里的安宁

把这里的故事讲述
金锣山,金家沟,碾子湾

一袭红衣女子
鞋跟敲打着石板路的宁静

于草坪那头,渐渐消隐
民宿的窗,拍下自然的剪影

室内装不下的暖
与室外藏不尽的幽相连
纷扰和喧嚣被挤得无处躲藏
只剩心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州作家协会主席)



栏目主持人:陈晓林

投稿邮箱:635782607@qq.com

大美中国红

刘冬梅

春节前后,目光所及总少不了那一抹鲜艳的红。红灯笼、红窗花、红对联、红围巾、红发饰、红福字、红礼盒……人们独独偏爱这一抹红色。它从千年岁月里走来,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对中国年的色彩印象,成为了中国春节文化的底色。因为这一抹中国红,每一年轮回的四季里,时间有了色彩,生活有了冷暖。

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信仰。我们皆是炎黄子孙,“炎”即炎帝,其统领的部落素来崇尚赤色,这份偏爱源于先民对火、太阳与苍穹的敬畏与崇拜。远古时期对火的崇拜,让火之本色的“赤”,既承载着先民对未知世界的浪漫遐想,更沉淀为刻入血脉的文化基因。《尚书》有云“赤者,火色也”,《说文解字》亦释“赤,南方色也,从火从大”,循五行之说,南方属火,赤为火正色,故成南方尊

色。华夏之“华”亦含红色意蕴,周代尚赤,彼时恪守周礼、崇赤之族群,便被称为华人,赤色自此深深扎根华夏文明根脉。如今这一抹红,它见证了民族沧桑过往,更照亮了山河锦绣前程,早已超越视觉的色彩,成为亿万国人心中不灭的精神火炬,凝聚起同心致远的磅礴力量。

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审美。带着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深深浅浅的红——丹、朱、赤、赭、彤、绛、红、绀等,是我们的审美之根。它可以是高深殿宇中轩窗外的朱墙黄瓦;它可以是古画中绿松深处的红楼庙宇;它可以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中飞天起舞的红绸。它可以是白居易《忆江南》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红,它可以是李清照《如梦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红,

还可以是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红。

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智慧。中国传统五色——青黄黑赤白,赤即为红色,寓意喜庆吉祥,是古人寄托情感、表达情感的生活智慧。更让人称绝的是中国传统色根据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提取而来,藏着祖先们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梅红、胭脂、朱砂、榴红等,这些雅致的各色红韵,不仅名字好听,其所赋予的温柔诗意更是让人沉醉无以自拔。

而当红色被运用在语言中,亦富有深意。比如一寸丹心、赤胆忠心、红袖添香、朱门大户、红颜薄命、大红大紫、满堂红、开门红、唱红脸等。还有歇后语中的红:红脸穿绿线——泾渭分明;猴子吃辣椒

——红了眼。王建写“夜半听鸡梳白发,天明走马入红尘”,这里的红是对生活的期盼;李商隐写“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这里的红是绵密厚重的思念;杜牧写“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这里的红是人间遗憾……

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情感归属。过年时,我们贴春联、挂灯笼、剪窗花、放鞭炮等,无不使用红色。喜庆的红、热闹的红、吉祥的红,陪伴我们度过春节,传递着浓浓的暖意与温情。我们用红色物件辟邪纳福、表意传情的同时,也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愿每一个美好的瞬间都能被中国红所记录和见证,愿每一份热切的期许都能如约成真。

(作者系随县烈山湖学校教师,本文原载《神农文艺》)



大红灯笼高高挂

韩起璞摄

生活浪花

梅花对春天的期许

李家新

昨夜一场暴风雪,染白了寂静的“红色小区”。院落那些绽放的梅花,在皑皑雪地里,在呼啸的狂风里摇曳。

没能见到今日的晨曦,我倔强地顶着飞雪在那荒芜古老的梅花旁伫立。沸腾的热血融化了深身的雪花,眼前这梅花竟然像是一簇燃烧正旺的火炬!

久久地、久久地,我凝视着她,那星火般的花蕾,分明是我真切切的记忆;那笑脸般的花瓣,分明是我点点滴滴的回忆;那铁骨般的枝干,分明是我坦坦荡荡的身躯;那飘零般的落叶,分明是我纷纷扰扰的思绪。

家乡垭子后山顶上的那棵千年栎树,是老人们故事里的神秘。伙伴们常去树下玩打橡子游戏,是谁从树上抠出了锈迹斑斑的子弹?驼背爷说:“那是抗

日时留下的痕迹”。

小学五个班级都建在半坡的寺庙里,朗朗的读书声划破了山里寂夜响彻天际。山下的小溪流平缓又清澈见底,亲吻一口自己,荡起的是层层渴望与层层憧憬的涟漪。

父亲的那个工具箱里,装满了他一辈子的辛劳和精湛的手艺。十里八乡的老人家,至今还用着老木匠手工做的柜子和桌椅。

那是母亲留下的唯一念想。左邻右舍嫁姑娘娶儿媳,都用这台缝纫机赶制新衣。她那急速的踏踏声终于惊醒了那只欲飞的蝴蝶。

“民建水库”的大堤从深山峡谷筑起。那工地上漫山飘扬着耀眼的红旗。人头攒动的身影散尽在夜幕里,远山深处点燃了用桐树果串起的火把,照亮回家的

路,是那样的泥泞、那样的崎岖……

久久地、久久地,我凝视着她,她鲜红的嘴唇从洁白的雪衣里露出与我喋喋私语:你的家乡如今已甩掉了贫困,甩掉的是落后和愚昧,你再也不见不着那村头颓圮的围墙,它早已归整为文化阵地上的“古迹”。你再也不见不着那田间地头的农妇、农夫,下雨天劳作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你再也不见不着那晒谷场上的石磨、石臼,碾春了半晌才吹糠见米。你再也不见不着那土灶台前、煤油灯下,妈妈千针万线缝绣的书包和手纳的鞋垫……

你的家乡如今已珍藏了乡愁,珍藏的是温暖和甜蜜;乡愁是喜鹊银杏枝头不断传来的惊喜;乡愁是雄鸡高调重叠的打鸣儿唱红的朝霞;乡愁是火墙边点燃松枝熏熏的腊肉冒着的香气;乡愁是老油房压

榨的芝麻油和姥姥酿造的米酒,十里香飘甜透心脾……

你的家乡如今正走向振兴与崛起,你看那“小康了”的人们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足食丰衣。你看那现代农民握着的手机与地球村那头做上了生意。你看那“美丽乡村”如璀璨的明珠由“村村通”公路串起。你看那“科技兴农”的农业农村变化翻天覆地……

久久地、久久地,我凝视着她。啊!那是她对春天的期许:她期许我们的家乡繁荣似锦、花开四季;她期许我们的社会和谐与共、命运一体;她期许我们的祖国百年梦想,如期而至;她期许我们的未来绿色发展、生生不息!

(作者原籍随县深潭镇,武汉铁路局退休干部)

人生百味

在冬日里栽种春天

宋晶华

推开车门,冬日的风立刻挟着干冷的锐气扑进衣领,迅速奔向家门口,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屋内。目光习惯性地扫过院内——曾经喧闹的花园此刻是寂静的。月季只剩下遒劲的刺枝,绣球枯萎的花序像锈褐色的铃铛,悬在灰白的天色里。而在这片蓄势冬眠的萧瑟边缘,紧挨着大门台阶,那堆快递纸箱以一种格格不入的现代方硬,杵在火烧板地面上。

我绕过一点距离,从它们旁边快速掠过,像要刻意避开那堆不想看见的东西一样。寒风比我的脚步更急冲进屋。关门,将满院凛冽与那堆乱七八糟的纸盒子一同锁在身后,屋里暖气带来的慵懒,让人更不愿去想门外那堆不愿动手的麻烦。

其实心如肚明。是某个特别长的冬夜,炉火般温暖的屏幕光里,看到那些南方的、温室里的盎然绿意与灼灼繁花。主播的话语裹着蜜,将“耐寒”、“丰花”、“明春爆发”的许诺,种进被单调冬季困住的心。下单的瞬间,仿佛买下了一份对抗荒芜的保险,一份提前抵达的春天契约。“现在是栽种最佳时节!”“裸根苗,冬天养根,春天看花!”……理由总是如此充分,足以让那份冲动变得理直气壮。

然后,是日常生活的覆盖。直到它们集体抵达,成为小院规划图上一个个亟待安

放的、沉重的坐标。

终究无法一直置之不理。穿上厚厚的居家工作服,戴上手套,像要奔赴一场艰苦的户外作业。再次打开门,冬日的天光清冷地照在那些纸箱上。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开始筛选确定拆箱的顺序。裁纸刀划开胶带的声音,在寂静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脆、孤单。露出的是包裹严实的温室苗,耷拉着脑袋;是叶片冻得有些发暗的常绿植物;是小小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球根。拆箱的喜悦一点都没发生,现实只剩下“头皮发麻”的实感——冷飕飕的风,硬梆梆的地,费得多大劲才能种下去?它们真能熬过这冷冽的冬吗?

栽种,变成一场与冰冷大地的角力。冻土的气息,是生硬的、带着矿物感的冰冷。每一次弯腰,每一次挥动小铲,呼出的白气模糊了视线。指尖从最初的冰冷到最后的麻木,那份“下单爽”的轻飘,此刻结结实实

地夯进了坚硬寒冷的泥土里。花园在冬日里默默地注视着,它接受这份笨拙的馈赠,亦以严酷相试。

然而,冬天的接纳,最为深沉。

之后的日子,小院似乎并无变化。直到一场大雪过后,偶然巡视,竟发现郁金香已悄然破土。而那些株看似枯枝的裸根苗的芽点,在褐色表皮下膨大了一点,蕴着暗红的力。那些蔫蔫的小雏菊,精神抖擞了许多,中间还拱出了极嫩的新叶,鲜绿鲜绿的。雪水渗入,泥土黝黑,它们悄无声息地,将我的冲动与劳作,转化成了向下扎根的、隐秘的生机。它们不再是屏幕上流光溢彩的幻象,也不再是门口碍眼的负担。它们成了这冬眠花园里,一份沉甸甸的、共守的秘密。

那一刻,站在清冷的空气中,看着这片重归整齐、覆着薄霜的土地,一种平静而坚实的愉悦,缓缓漫过心头。所有严寒

中的劳碌,所有“下次再也不”的唠叨,都被这片土地默默吸收、转化了。

我忽然懂得,冬天的花园,教会人另一种期待:它不允许即时的绚烂,它要求你付出信任与忍耐,将希望托付给看不见的深处。那些冲动下单的植物,其实是发给春天的一则信息,而栽种,是在严寒中,亲手点下的发送。因此心里知道,在冰封之下,在万物寂寥的表象之下,有些你亲手安放的生命,正默默编织着根络,吮吸着寒意,只为在某个遥远的清晨,破土而出,与你共赴一个早已约定的花期——这种愉悦,是内敛的,却比任何即时的盛放,都更贴近土地的心跳。

风依旧冷,院子里依旧是一片素描般的清静。但我知道,那些土壤下慢慢孵化的、绿色的秘密,正如潜流,在看不见的地方,愉悦、温暖地流淌着。

(作者系曾都经济开发区干部)